

六朝文絜箋注

六朝文絜箋注卷七

海昌許樞評選

德化黎經誥覺人箋注

福州

林羣玉琴南

芸耕鄒

望江何聲

灝伯梁

換仲呂

參定

書

登大雷嶠與妹書

鮑照

吾自發寒雨全行日少

阮籍東平賦曰  
寒雨淪而下降

加秋潦浩汗

山谿猥至

馬季長笛賦曰  
秋潦激其下趾說文曰

潦雨水也浩汗水廣大無際貌木華海賦

日濶濶浩汗漢書溝洫志曰水猥盛則放溢

顏師古注曰猥多也又長笛賦曰山水猥至渡泝一

四地

照妹名令暉照  
晉書孝武云臣

妹才自亞左芬  
臣才不及太沖

耳大雷在今安  
慶府望江縣水

經注所謂大雷

六朝文絜箋注主

卷七 書

首述羈旅之苦  
意多鬱結而氣  
真激昂

沂無邊

說文曰逆流而上曰泝泝向也水欲下

險徑

游歷

謝靈運入華子岡詩曰險徑無測度說文曰歷過也

棧石星飯結荷水宿

貧辛波路壯闊

說文曰雖未登雲峰且以歡水宿壯大也始以今日食時僅及大雷塗

登千里日踰十晨嚴霜慘節悲風斷肌

楚辭曰秋既先戒以白露

分冬又申之以嚴霜

去親爲客如何如何向因涉頓

憑觀川陸

毛萇詩傳曰丘一成爲頓丘漢書地理志曰頓丘縣名屬東郡酈道元水經注曰石

磧平曠望兼川陸

士衡豫章行曰川陸殊塗軌邀神清渚流睇方曠玉篇曰邀

遊也爾稚曰小洲曰渚

陸士衡豫章行曰汎舟清川張衡南都賦曰微眺流睇鄭元禮記注曰睇顧視

也徒計切王逸楚辭

注曰曛黃昏時也

東顧五

一作洲之隔西眺九派

歷苦形勝之奇  
運意深婉鑄詞  
精粹

之分宋書禮志曰龍飛五洲鳳翔九江水經注曰江水又東逕軒縣故城南漢惠帝元年封長沙相利倉爲侯國城在山之陽南對五洲也江中有五洲相接故以五洲爲名宋孝武帝舉兵江州建牙洲上有紫雲蔭之卽是洲也說苑曰禹鑿江以通於九派酒五湖而定東海江賦曰流九派平薄陽李善注曰水別流爲派應劭漢書注曰江自瀘江薄陽分爲九也安屬楊雄交州箴曰交江自瀘江薄陽分爲九也安屬楊雄交州箴曰交武關山爲地門上與天齊州荒裔水與天際長圖大念隱心者久矣爾雅曰圖謀也念思也崔子玉座右銘曰隱心而後動劉熙孟子注曰隱度也南則積山萬狀爭氣負高音議日負恃也含霞飲景參差代雄司馬相如子虛賦曰峯巒參差凌跨長隴前後相屬帶天有匝橫地無窮玉篇曰跨越也又曰連也東則砥原遠隰亡端靡際砥磽石言其平也爾雅曰廣平曰原又下濕曰

闕司馬相如上林賦曰視之無寒蓬夕卷古樹雲平  
墻察之無淮廣雅曰際方也說文曰蓬蒿也王僧達和瑣玉詩曰孤蓬卷霜根易林曰有鳥飛來集於古樹

思鳥羣歸爾雅曰迴風曰飄郭璞曰旋風也

陸機詩曰思鳥有悲音又曰嚶嚶思鳥吟

靜

聽無聞極視不見北則陂池潛演湖脈通連

禮記曰毋竭川

澤毋澆陂池鄭元注曰蓄水曰陂司馬相如上林賦曰衍溢陂池郭璞曰陂池江旁小水說文曰演水脈

行地中草蒿攸積菰蘆所繁說文曰草可以爲索鄭元

說文曰蒿藋也又曰菰雕菰一名

棲波之鳥水化之

蟲說文曰魚水蟲也淮南子曰水居蟲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常智春憲彊捕小

說文曰號噪驚聒紛物其中說文曰聒謹語也江賦

捕取也說文曰西則迴江永指長波天令王褒洞簷賦曰迴

物滿也江流川而溉其山

鮮脆已極食袁  
爾爾  
家梨想亦不過

沈隱非身忘其境者不知

李善曰迴江謂江迴曲也海賦曰長波浩渺滔滔何窮漫漫安竭毛農詩善文選賦注曰漫漫無涯際之貌創古迄今舳艤相接說文曰迄至也又曰舳舟尾也接艤船頭也江賦曰舳艤相屬客蒼頡篇曰濤大波也煙歸八表終爲野塵陶潛詩曰遠之八表近憩雲岑莊子曰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而是注集長寫不測修靈浩盪知其何故哉楚辭曰夫唯靈修之故也王逸注曰靈神也修遠也又曰怨靈修之浩蕩兮王逸注曰浩猶浩蕩無思慮貌也西南望廬山又特驚異後漢書注曰廬山在尋陽縣南首匡俗先生者出殷周之際隱遯潛居其下受道於仙人而共嶺時謂所止爲仙人之廬而命焉其山大嶺凡七重圓基周回垂三五百里其中鳥獸草木之美靈藥芳林之奇所稱名代基獻壓一作江潮湖一作峯與辰漢連接者地血脉隨氣

壘雲雙城盡龍  
極妍卽使華思  
訓數月之功亦  
恐遠所難到

進退而爲潮

上常積雲霞雕錦縕

說文曰縕繁采飾也

若華夕曜嚴

澤氣通

楚辭曰若華何光王逸曰若木何能有明赤之光華乎周易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

傳班固燕然山銘曰元甲耀日朱旗絳天陸雲南征賦曰朱光旛而丹

野炎暉仰而絳天

左右青靄表裏紫霄

說文曰從嶺而上氣似空青而色深似空青色青黑色也

盡金光半山以下純爲黛色

楚辭曰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說文曰控引

神居帝郊鎮控湘漢者也

海陽山北入江尚書曰東流爲漢

壑所射

說文曰壑小水入大水也

鼓怒之所殛擊涌

湧之所宕滌

海賦曰於是鼓怒溢浪揚浮李善曰言風旣疾而波鼓怒也引上林賦曰拂乎

暴怒又海賦曰磊訇訇而相應李善曰壯乎亦擊也說文曰涌腾也玉篇曰複復疏也

則上窮狹

坤益也見廣雅  
齊詩  
驚濤颶浪恍然  
在目

浦下至獮洲南薄鷺爪北極雷激爾雅曰激謂之泬  
郭璞曰泬激也說文曰激淳近也水經注曰汶水又西合一水西南入茂都激微陂水之異名也削長埤短河數百里其中騰波觸天高浪灌日吞吐百川寫泄萬

壑尚書大傳曰百川趨於海海賦曰噓喻百川李善曰噓喻猶吐納也輕煙不流華鼎

噓喻猶吐納也輕煙不流華鼎

振滔弱草朱靡洪漣隴蹙海賦曰喻波則洪漣散踏吹湧則百川倒流玉篇曰渙水盛貌易林曰散渙宵

踏吹湧則百川倒流

溢崩聚坻飛嶺覆玉篇曰溢水也郭璞上林賦注曰坻岸也海賦曰岑嶺飛騰而反覆

郭璞上林賦注曰

回沫冠山奔濤空谷玉篇曰沫水浮沫也班固西都賦曰豐冠山之朱堂李善曰殿

班固西都賦曰殿

居山上故曰冠云此言水勢踰山也砾石爲之摧碎崎岸爲之壠落同砧擣衣石也埤蒼曰砦曲岸頭也許慎淮南子注曰砦長邊也仰視大火俯聽波聲

也許慎淮南子注曰砦長邊也

鐘卽廣寧周祖  
醴人注凡醴鹽  
所和細切爲醴  
案此處當訓碎

莊子大宗師疏  
萬物而不爲義  
故時候主之也  
楚辭曰觀天火之炎煥兮聽大壑之  
轍文引司馬注  
轍也

爾雅曰大火謂之大辰郭璞曰大火心也在中最近明  
故時候主之也楚辭曰觀天火之炎煥兮聽大壑之  
聲愁魄晉息心驚慄矣

宋玉高唐賦曰股戰晉息也  
鄭元周禮注曰能生非類曰化禮記注曰育生也說文曰至

於繁化殊育詭實恠章

金樓子李善曰晉息猶翕息也

詭變也廣雅則有江鵝海鴨魚鯀水虎之類

金樓子曰海鴨刀俎質也

大如常鵝班白文亦謂之文鵝說文曰鯀魚皮可飾  
刀述異記曰虎魚老變爲鯀魚襄汎記曰沔水中有

物如三四歲小兒甲如鱗鯉秋曝沙上膝頭似虎掌爪常沒水名曰水虎豚首象鼻芒鬚

鍼尾之族

臨海水土記曰海豨豕頭身長九尺郭璞江賦曰或鹿角象鼻北史曰真臘國有魚

豬郭璞江賦曰或鹿角象鼻北史曰真臘國有魚

名建同西足無鱗鼻如象吸水上噴高五六十丈石

𧈧土蚌燕箕雀蛤之儔

本草石𧈧集解志曰石𧈧生

久水沫相着因化成石每遇海潮卽漂去郭璞爾雅

注曰蚌蜃也說文曰蚌蜃屬老產珠者也一名含珠

興化縣志曰鯉魚頭圓禿如燕其身圓潤如鰐其又曰燕鯉魚易通卦驗曰立冬鸞雀入水爲蛤禮記曰季秋之月雀斥一作大戴禮入大水爲蛤坼折甲山牙逆鱗反舌之屬日甲之蟲三百六十而神龜爲之長水族加恩溥曰鼴一名甲拆翁史記曰夫龍之爲物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寸人有攬之則必殺人木草曰蜃蛟之屬其狀亦如蛇而大有角如龍狀紅鼴腰以下鱗盡逆食燕子能噓氣成樓臺城郭之狀王晏之與琅琊太守許誠言書曰貴郡臨沂縣其沙村逆鱗魚可調藥物逆鱗魚仙經謂之肉芝禮記曰反舌無聲鄭元注曰反舌百舌鳥也孔穎達疏曰百舌鳥者蔡云蟲名鼴也今謂之蝦慕其舌本前著口側而末嚮內故謂之反舌散石也漲落雨排風吹滂滂大波也吹滂見上文江賦曰鷺雛弄翮平山夕景欲沈曉霧將合孤鶴寒嘯游鴻遠吟樵蘇一歎舟子再泣漢書音義晉灼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左思魏都賦曰樵蘇往而無忌毛

還歸體高眎  
代文通稍後  
差足頡頏而  
音韻不遠

詩曰招招舟子

江賦誠足悲憂不可說也風吹雷飈

劉熙釋名曰弦半月

旁直若張弓弛弦也參同契曰上弦兌數八下弦艮亦入兩弦合其精乾坤體乃成寒暑難適

汝專自慎夙夜戒謾勿我爲念恐欲知之聊書所睹

臨塗草蹙辭意不周

新渝侯映始  
興忠武王擔子

聽慧能文特被

東宮亥愛

# 答新渝侯和詩書

梁簡文帝

垂示三首風雲吐於行閒珠玉生於字裏

夏侯湛抵  
疑曰咳唾

成珠玉揮跨躡

一作劉楊  
涼荀子注曰跨越也

袂出風雲跨躡曹左

方言曰躡登也  
曹指曹植左指

左會一作超潘陸

潘指潘岳雙鬟  
陸指陸機雙鬟

向光風流已絕說

貌無停煙態有  
追妍眉色粉痕有  
至今尚留紙上設  
與美人晨粧

倡婦怨情諸什

連句讀之當如

苟令君坐席三

目猶若

九梁插花步搖爲古

鄭元毛詩箋曰璫之言加也副  
既笄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正義曰步搖副之遺象梁釵梁也

庾信詩步搖釵梁動倪注引此

高樓懷怨結眉表色

曹植七哀詩曰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長門

秋思婦悲嘆有餘哀江淹詩曰結眉慘成慮

司馬相如長門賦序曰孝武皇帝陳

下泣破粉成痕皇后時得幸嬪姍別在長門宮愁悶

悲思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黃金百斤爲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辭而相如爲文以悟主上陳皇后復得親幸復有影裏細晝令與真類

後漢書曰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干寶搜神記曰漢武帝時幸李夫人其神乃夜設帷帳明燈燭而令帝居他帳遙望之見美女居帳中如李夫人之狀

少翁能致夫人卒後帝爲之思念不已方士齊人李少翁能致其神乃夜設帷帳明燈燭而令帝居他帳遙望之見美女居帳中如李夫人之狀

鏡中好面

還將畫等

漢書曰李夫人少而早卒武帝憐憫焉圖畫其形於甘泉宮

此皆性情

卓絕新致英奇故知吹簫入秦方識來鳳之巧

列仙傳曰

簫史秦穆公時人善吹簫穆公有女號弄玉好之公遂以妻焉遂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十年吹似鳳凰鳳凰來止其屋爲作鳳凰臺夫鳴瑟向趙始睹駐雲之婦止其所一旦隨鳳凰去

鳴瑟向趙始睹駐雲之

曲

西京雜記曰戚夫人侍高帝常以趙王如意爲言而高祖思之幾半日不言嘆息懷愴而未知其術輒使夫人擊筑高祖歌大風詩以和之又曰夫人善鼓瑟帝常擁夫人倚瑟而絃歌畢每泣下流漣夫人善

善爲翹袖折腰之舞歌出塞入塞望歸之曲侍婢數百皆習之後宮齊首高唱聲入雲霄手持口誦喜荷交并也

蕭子顯子雲並  
者故梁書四

書當是與子雲

年簡文徙雍州

刺史三年立爲

皇太子故書有

黑水初旋桂宮

既啟云云而子

雲蕙臨川內史

適當是時若子

顯則先子點爲

臨川簡文爲太

子時已歷侍中

國子祭酒矣

## 與蕭臨川書

梁簡文帝

零雨送秋輕寒迎節

毛詩曰零雨其濛爾

江楓曉落

林葉初黃

謝靈運詩曰曉霜楓葉丹

登舟已積殊足勞止

毛詩曰民亦勞

止解維金闕定在何日

顏師古漢書注曰雜所以繫船

八區內侍厭

直御史之廬

三輔黃圖曰武帝後宮八區有昭陽飛

翔增成合歡蘭林放香鳳凰鶯鶯等殿

王篇曰直待也周禮曰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

治令以費家莘漢書曰御史大夫位上卿在殿中蘭

臺掌圖籍秘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員十五人

受八公卿奏事又曰嚴助爲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上

賜書曰君厭承明之廬

張晏曰直宿所止曰廬

九棘外府且息官曹之務

周禮曰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

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鄭

宋朝文苑卷七

七

書

八

司農曰樹棘以爲位者取其赤心而外棘象以赤心

三刺也周禮曰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

邦之用後漢書百官書

宋書州

志有四

曹六曹之目應分竹南川剖符千里

郡志曰

南川縣屬西陽說文曰符信也

漢制以竹長六寸分

而相合東觀漢記韋彪上議曰

二千石皆以選出京

師剖符

典千里但黑水初旋未申十干之飲

河惟雍州曹植

名都篇曰歸來寫

平樂美酒斗十千桂宮旣啟復乖雙闕之宴

漢書曰成帝元

帝太子也初居桂宮三輔黃圖曰桂宮漢武帝太初

四年造周迴十餘里古詩曰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

尺極宴悽心意

文雅縱橫卽事分阻

大戴禮曰天子不知文雅之辭

戚戚何所迫

少師之任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

不知文雅之辭

射

曹植公讌詩曰清夜想征艤而結歎望橫挂

一作席

遊西園飛蓋相追隨

想征艤而結歎望橫挂

而罟禊

說文曰艤舳艤也一日船頭木華海賦曰

羅長綃挂帆臨楚詞曰泣歎欷而沾襟

若

使宏農書疏脫還鄴下

未詳案魏曹植留守鄴數與宏農楊修書修亦答書焉

河南口占儻歸鄉里

漢書曰陳遵爲河南太守召善書吏十人於前治私書謝京師

故人遵憑几口占書吏且省官事書數百封親疏各有意河南大驚必遲青泥之封且

覩朱明之詩

東觀漢記曰鄧訓將黎陽營兵爲幽部

泥封書從黎陽步推鹿車載青泥一篋至上谷遺訓

爾雅曰夏爲朱明後漢書注曰立夏之日迎夏於南郊

潘岳詩曰朱明送末垂白雲在天蒼波無極子傳

西王母爲天子謠曰瞻之政路眷慨良深列子說

白雲在天山際自出

此路之中愛護波潮敬昂光采

又有此焉

風骨翹秀須韻入辨之

孝綽本名冉彭

城人辭藻爲後

進所宗累遷尚

書吏部郎坐事

左遷驪宮王長

# 與劉孝綽書

梁簡文帝

執別灞滻嗣音阻閼

前漢書地理志曰霸水出藍田谷西北而入渭滻水亦出藍田

灞與霸字通也合璧不停旋灰屢徙

漢書律厤志曰宦者宿于

陵渠復覆太初懸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

星如連珠顏師古曰言其應候不差也後漢書律厤

志曰候氣之法爲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布緹縵

室中以木爲案每律各一內庳外高從其方位加律

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內端案律而候之氣至者灰

動其爲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

霜夜下旅鴈晨飛想涼燠得宜時候無爽

失時也既

官寺務煩簿領殷湊

說文曰寺廷也有法度者也釋名曰寺嗣也官治事者相嗣續

官寺二句譜選家多誤作既官時務煩薄殷湊今據舊刻古文

文傳而記錄之司馬彪莊子注曰領錄也杜預左氏

深情婉致娓娓  
動人呂仲悌與  
嵇叔夜書鳴雞  
一聯是其所祖

傳注曰殷盛也。等張釋之條理同于公之明察。說文曰湊聚也。漢書曰張  
釋之字季南陽堵陽人也。爲廷尉持議平天下稱之。漢書曰于定國其父子公爲廷尉羅文法者子公所  
決皆雕龍之才本傳靈蛇之譽自高。史記齊人顓曰不恨雕龍之才本傳靈蛇之譽自高談天衍雕龍奭  
裴駟集解引劉向別錄曰騶奭脩衍之文飾若雕鏤  
龍文故曰雕龍山海經曰南方有靈蛇吞象三年然  
後出其骨曹植與楊德祖書曰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  
於文諷。廣雅曰諷教也。說文曰杖節擁旄  
山祝文曰杖節擁旄曉河未落拂桂櫂而先征。說文曰旄幢也班固涿邪  
櫂兮蘭柂王逸注曰櫂。曉河未落拂桂櫂而先征。楚辭曰桂  
櫂也或曰桂取其香也。夕鳥歸林縣孤飄而未息。潘岳寡  
劉淵林吳都賦注曰飄者船帳也。下江湘以適迴王逸注曰適迴運轉也。但離闕已。

久載勞寤寐

說文曰閼疏也抱璞子曰朋友之仁聞集其相見不復叙離閼問安否

仁聞

還驛以慰相思

爾雅曰驛遞傳也孫炎曰傳車驛馬也

洛字明宿  
陵令峻以不得志書  
若命論  
政書寧之往反  
非一其後招作  
書示出而今有  
人於洛家得書  
以示峻峻乃作  
此書寄之

## 追答劉秣陵沼書

劉峻

劉峻自序曰峻字孝標平原人也生於秣陵縣其月歸故鄉八歲遇桑梓顛覆

身充僕圉齊永明四年二月逃還京師後爲崔豫州刑獄參軍梁天監中詔峻典掌石渠閣以病乞骸骨

後隱東陽金華山

李善注

劉侯既重有斯難值余有天倫之戚竟未之致也

孝標

集有沼難辨命論書穀梁傳曰兄弟天倫也何休曰兄先弟後天之倫次尋而此君長逝化爲異物魏文帝與吳質書曰終言餘論蘊而莫傳莊子謂漁父曰曩者先生有緒言或有自其家得而而去子虛賦曰頗聞先生之餘論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余悲其音微未沫而其人已亡

楚辭曰芬菲菲而難虧兮

答死者嘗甚是  
創格屬詞特漢  
楚懷蘇俯仰要  
回無恨痛切

芳至今猶未沫王逸曰沫已也孫卿子曰青簡尙新其器存其人亡以此思哀則哀將焉不至宿草將列簡書之耳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作風俗通曰劉向別錄殺青者直治青竹作而哭泣然不知涕之無從也電謝墨子曰人之生乎地上無幾何也譬之猶駟而出涕曰予惡夫涕之無從也雖隙駟不留尺波豈徒旋孙志祖曰禮記云君子三年之喪若朝之過隙而楚辭曰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故存其梗概更酬其旨墨子曰昔周東京賦曰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爲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期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田於圃車數百乘從數千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

味  
結得婉有味外

失追宣王射之革上中  
心折脊墮車中伏弢而死若  
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摸書曰文帝受  
釐宣室因感鬼神事問鬼神冀  
之本賈誼具道所以然之故冀東平之樹望咸陽而  
西靡蓋山之泉聞絃歌而赴節  
聖賢冢墓記曰東平思王冢在東平無鹽人傳云思王歸國京師後葬其家上松柏西屏宣城記曰臨城縣南四十里蓋山高百許丈有舒姑泉昔有舒氏女與其父折蓆此泉處坐牽挽不動乃還告家比還唯見清泉湛然女母曰吾女本好音樂乃詠歌泉涌迴流有朱鯉一雙今作樂嬉戲泉固涌出也文賦曰舞者赴節以投袂但懸劍空壙  
有恨如何劉向新序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齊劍上國之事未歛也然心許之矣致使於晉顧以過徐君徐君不吉而色欲之季子爲有反則徐君死於是以劍挂徐君墓樹而去

中書名徵或云  
徵字元度陳郡

陽江人好學善

勵文譽爲安成

王法潤吳中

書鵠賦

廣巡禮化蕭然  
廬塢之外得此  
一書何謂白雲  
不堪持贈

## 答謝中書書

陶宏景

南史曰宏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

幼有異操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

便有養生之意謂人曰仰青雲觀白日不覺爲遠矣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讀除

奉朝請雖在朱門閒影不交外物唯以披

闋爲務永明十年上表辭祿詔許之於是

止於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是第八洞

宮名金壇華陽之天乃中山立館自號華

陽隱居善辟穀導引之法大同二

年卒時年八十五歲曰貞白先生

山川之美古來共談高峯入雲清流見底兩岸石壁

五色交輝

青林翠竹四時俱備曉霧將歇猿鳥亂鳴

王融巫山高曲曰煙雲乍卷舒猿鳥時斷續

以西頓阮瑀爲曹公與

孫權書曰躍鱗清流

護命經曰摩夷等六

天爲欲界十洲記曰滄海島中有九老仙都

孫綽遊天台山賦曰陟降信宿迄於仙都

自康樂

以來未復有能與其奇者

南史曰謝靈運少好學博覽羣書文章之美江左莫

逮從叔祖混特加愛之襲封康樂公愛山水每尋山

陟嶺必造幽峻巖嶂數十重莫不備登靈運遊名山

志曰石門洞六處石門溯水上入兩山口兩邊石

壁右邊石巖下臨澗水集中有登石門最高頂詩

爲衡山侯與姑書

李延壽南史曰衡山侯恭南不王子也善解吏事所在見

稱而性尙華侈尤好賓友酣宴終辰嘗謂元帝曰下官歷觀時人多有不好懶興乃仰眠牀上看屋梁著書千秋萬歲後誰傳此者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泛水肆意酣歌也

何遜

南史曰遜字仲言八歲能賦詩弱冠舉秀才天監中爲尙書水部郎南平王偉

薦之武帝與吳均俱進幸後稍失意帝曰吳均不均何遜不遜吾有朱異信則異矣

自是希復得見卒南平王迎其柩而殯藏焉東海王僧孺集其文爲八卷

昔人遨游洛汭會遇陽臺

尚書曰攻位于洛汭隈曲中也曹植洛神賦曰容與乎陽林流眄乎洛川於是精移神駭忽然

賦曰容與乎陽林流眄乎洛川於是精移神駭忽然

思散俯則未察仰以殊觀覩一麗人於巖之畔宋玉

賦曰昔者先王嘗遊高唐忘而晝寢夢見一婦

高唐賦曰昔者先王嘗遊高唐忘而晝寢夢見一婦巫山之女爲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邱之下

神倦

鬢髮有如今別

楚辭曰存鬢髮而不見兮心踊躍其若湯司馬相如子虛賦曰眇眇忽忽

寄書閨閣偶作

固奇而微笑餘

香代人涉想尤

爲奇之奇音水

都風情於斯概

之鬢髮雖帳前微笑涉想猶存

釋名曰帳張也張施於牀上也登徒子好笑嚮視流盼色賦曰含喜微

陽殿設綠熊席雜熏諸香一坐此席餘香百日不歇

梁簡文帝樂府曰只恐掩屏爲疾引領成勞金屏掩明年已復空

鏡想分

鸞琴悲別鶴

異苑曰蜀賓王一鸞三年不鳴夫人曰

娶妻五年無子父母欲爲改娶乃拔琴爲別鶴操心

一奮而絕古今注曰別鶴操琴曲名商陵牧子

知縣率當與陳伏

帝悼李夫人賦曰思苦流波始知萋萋護草忘憂之

如膏火獨夜自煎

莊子曰膏火自煎也思等流波終朝不息漢武

帝悼李夫人賦曰思苦流波始知萋萋護草忘憂之

毛萇詩傳曰叢茂盛貌楚辭曰王孫遊兮

黃侯生子與婦

不歸春草生兮萋萋毛詩曰焉得護草毛萇

作詩歸吾子與婦

帝悼李夫人賦曰思苦流波始知萋萋護草忘憂之

言不實毛萇詩傳曰叢茂盛貌楚辭曰王孫遊兮

不歸春草生兮萋萋毛詩曰焉得護草毛萇

作詩歸吾子與婦

帝悼李夫人賦曰思苦流波始知萋萋護草忘憂之

日謾草令人善忘鄭玄箋曰憂以日謾草令人善忘鄭玄箋曰憂以

生疾

恐將危身

欲忘之謾

又作曇

團團輕扇合歡之

用爲虛

班婕妤怨歌行曰裁爲

路邇人遐

音塵寂絕

路邇人遐

音塵寂絕

毛詩曰其室則邇

其人甚遠

鮑照春羈詩曰去鄉

揭

月賦曰美人邁兮

音塵隔千里兮

其明

月一

日三秋

不足爲喻

毛詩曰一日不聊陳往

輶盈

見如三秋兮

聊陳往

輶盈

寫款懷連

狂瓊瑤慰其杼軸

韋昭漢書注曰翰筆也

顏師古漢書注曰杼

周易曰杼

本又作軸

也毛詩曰報之以瓊瑤又

持袖黃金

本又作軸

蕭何字子雲  
梁昭永豐侯

# 北使還與永豐侯書

劉孝儀

足踐寒地身犯朔風

博物志曰北方地寒冰厚暮宿三尺爾雅曰朔北方也

客亭晨炊謁舍

說文曰炊爨也謁舍今之客舍也漢書食貨志曰里區謁舍

飄飄

辛苦迄屆廻鄉

鮑照瓜步山揭襍種草化文曰北眺旣鄉

募種諸蠻夷明設勦賞進擊大破之

兵傳李緒之

法樓擬衛律所治

漢書李少卿教匈奴爲兵陵曰乃

長漢

李緒非我也又曰衛律者父本長水胡人律生長漢

善李延年延年薦言律使匈奴使還會延年家收律

懼并誅亡還降匈奴又曰衛律爲單于

謀穿井築城治樓以藏穀與秦人守之而毳幙難淹

酷槩易饜

李陵答蘇武書曰韋韁毳幙以御風雨續內船槩以充饑渴李善注曰毳幙氈帳也

絕妙一頓子卿  
歸國圖寫行役  
景蒙酸楚猶目

烏孫公主歌曰內爲食

王程有限時及玉關

後漢書班超上

醉爲漿玉篇曰饜飽也

射鹿胡奴乃共歸國

刻龍漢

郡但願生入玉門關

射鹿胡奴

乃共歸國

節還持入塞

史記曰張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

氏故胡奴甘父俱出隴西經匈奴單于

留之十餘歲與妻有子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中

益

大死

覓單于死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亡歸漢堂邑父故胡

人善射窮極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馬

三歲唯二人得還周禮曰地官掌節澤國用龍節馬

銜苜蓿嘶立故墟

人獲葡萄歸種舊里

史記曰大死

爲酒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

種苜蓿蒲萄肥饒地玉篇曰嘶馬鳴也說文曰墟大

也

稚子出迎善隣相勞

陶潛歸去來辭僮僕歡迎稚

子候門廣韻曰勞慰也卽到

切牢倦握鱗螯亟覆鰐盤

書畢卓常謂人曰右手持

去聲左手持鱗螯南越志南海以蝦頭爲盃鬚長數

尺金銀鑊之晉康州刺史嘗以盛酒未

詞場之情都在  
言外

及飲躍

未改朱顏略多白醉

禮記曰酒清白元日自清酒也

鄭用此

終日亦以自娛

與宋元思書

宋一作朱非案宋元思字玉山劉峻有與宋玉山元思書

吳均

南史曰均字叔庠吳興故鄣人也家世者效之謂爲吳均體柳惲薦之臨川靖惠王王稱之於武帝卽日召之賦詩悅焉待

詔著作累遷奉朝請先是均將著史以自名欲撰齊書求借齊起居注及羣臣行狀武帝不許遂私撰齊春秋帝惡其實錄敕付省焚之坐免職尋有敕召見使撰通史起三皇訖齊代均草本紀世家已畢惟列傳未就卒

風煙俱淨天山共色從流飄蕩任意東西自富陽至

桐廬

一百許里

富陽漢舊縣富春也晉簡文鄭太后諱春孝武改曰富陽晉書地理志富

陽縣屬揚州吳郡今浙江杭州富陽縣治又桐廬縣晉屬揚州吳郡今浙江嚴州府桐廬縣西奇山長安縮地法促長篇爲短篇也

無塵如讀靖節

桃花源記與公

天台山賦此費

博雅曰縹蒼青

也左太冲誤都

掃除浮艷澹然無塵如讀靖節

長安縮地法促

長篇爲短篇也

無塵如讀靖節

桃花源記與公

天台山賦此費

博雅曰縹蒼青

也左太冲誤都

賦

日縹碧素玉謝眺

游魚細石直視無礙

張協

七命日游魚灑

詩

日廻流映千丈

游魚

灑

於綠波王子年拾遺記

曰蓬萊山水

急湍甚箭猛

滌

有細石如金玉不加陶冶自然光淨

急流

湍孔稚珪褚伯玉

碑曰飛浪突雲奔湍急箭左思蜀都賦曰驚

浪若奔

顏師古漢書注曰急流曰湍孔稚珪褚伯玉

碑曰飛浪突雲奔湍急箭左思蜀都賦曰驚

浪雷

奔

夾岸

一作

高山皆生寒樹

謝朓詩曰稠

陰結寒樹

負勢競

上互相軒邈

漢書音義曰負恃

也說文曰邈遠也

爭高直指

千百成峯

泉水激石

泠泠作響

說文曰激礙衰疾波也

泠泠水

泠飛泉漱鳴

玉王仲宣

聲陸士衡招隱詩曰山溜何泠

七哀詩曰流波激清響

好鳥相鳴

戛戛成韵

毛詩曰

揚子

戛毛

戛曰戛戛

蟬則千轉不窮

猿則百叫無絕

方言曰

鳥聲之和也

曰蟬楚謂之蜩

玉篇曰

鳥鳴戛

戛似猶猴而大能嘯

方言曰

鳥鳴戛

世務者

窺谷忘反

毛詩曰

蕭何箋注曰

鳥飛戾天南史曰

豫章王

凝命駕造何點點從後門遁去同

徒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尙望塵不及吾當望岫息心易曰君子以經綸晉書曰嵇康嘗採藥遊於山澤間會其得意忽然忘返橫柯上蔽柯也在晝猶昏疎條交映枝也

有時見日

隨增高業絕去  
但仰觀之習  
吾於六朝心醉  
此種

# 與顧章書

吳均

僕去月謝病還覓薜蘿。

謝靈運詩想見山阿人薜蘿若在眼

梅谿之西

有石門山者。

吳均續齊諧記曰吳興故鄣縣東三十里有梅谿山山根直豎一石可高百餘丈至青而圓如兩間屋大四面

斗絕仰之於雲外無登涉之理

森壁爭霞孤峯限日

郭璞江賦曰絕岸萬丈壁立霞駭說文曰限阻也

幽岫含雲深谿蓄翠

張協詩曰荀子曰深谿峭峻峻

日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淮南子曰深谿峭峻

木尋枝猿狹

猶蟬吟鶴唳水響猿唳

王充論衡曰夜及半而鶴唳說文曰

之所樂也謝靈運登石門最高頂

英英相襍鱗鱗成

詩曰活活夕流駛激漱夜猿啼

毛萇詩傳曰英英白雲

貌又曰絲絲不絕貌

旣素重幽居遂葺宇其上

禮記曰幽居而不淫陸機葛宇賦曰遵黃川以葺宇  
被蒼林而卜居陶貞士誄曰汲流舊藏葺宇家林廣  
雅曰葺覆也幸富菊花偏饒竹實山谷所資於斯已辨仁  
智所樂豈徒語哉饒亦富也魏志王粲傳注曰阮籍少時嘗遊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名有竹實數斛臼而已辨具也

論語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

宣帝時總爲太子詹事

陸瑜字幹玉吳郡人仕陳累官太子洗馬中舍入與兄炎並以才學侍東宮

與詹事江總書

南史曰陸瑜少篤學美詞藻徵

才學優特左右卒太子爲之流涕親製祭文仍與詹事江總書論述其美詞甚傷切

陳後主

南史曰後主許叔寶高宗嫡長子也太建元年正月甲午立爲皇太子十四年正月甲寅宣帝崩乙卯始輿王叔陵作逆伏誅丁巳即皇帝位于太極前殿

管記陸瑜奄然殂化悲傷悼惜此情何已吾生平愛好卿等所悉自以學涉儒雅不逮古人欽賢慕士是情尤篤梁室亂離天下糜沸廣雅曰糜餧也楊雄冀州牧箴曰冀土糜沸炫云如書史殘缺禮樂崩淪廣雅曰晚生後學匪無牆面尚書曰不卓爾出羣斯人而已漢書曰夫惟大吾識覽雖局說文曰未會以言議假人至於片善小才局促也

簡質有餘亦蒼然有色別成一

特用嗟賞況復洪識奇士此故忘言之地

莊子曰言者所以在

意得意而忘言晉書曰山濤與嵇康呂安善後遇阮籍便爲竹林之交著忘言之契論其博綜

子史諸究儒墨

張平子思玄賦舊注曰儒家者述聖道之書也以仁義爲本以禮樂爲用墨家者強本節用之書

經耳無遺觸目成誦

孔文舉薦禰衡

表曰目所一見輒誦於

一衰一貶一激一揚

杜預春秋序曰

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

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激發也玉篇曰揚舉也

語元析

理披文摘句未嘗不聞者心伏聽者解頤

漢書曰匡衡說詩解

人頭會意相得自以爲布衣之賞

晉書曰陶潛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

欣然忘食史記秦昭王遺平原君書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爲布衣之交

吾監撫之暇

事隙之辰

梁昭明太子文選序曰余監撫多暇日玉篇曰隙閒也

頤用談笑

娛情琴尊閒作

說文曰  
尊酒器

雅篇豔什

迭互鋒起

每清風

直抒胸臆全不

雕琢由氣格清  
華故無一華生  
澀不圓亡主竟  
獲如此佳文我

斥其人我不能  
不憐其才也

朗月美景良辰對羣山之參差望巨波之混瀼

司馬長卿

哀二世賦曰望南山之參差混瀼水貌潘岳西

征賦曰其池則湯湯汙汙混瀼瀾漫浩如河漢或

班固荅賓戲曰董生下帷發藻儒林

且

何遜詩曰促膝今何在銜杯誰復同

毛詩曰如琢如磨謝靈運詩

白調笑輒酬答嘲謔無慙沮俱怡

曹植樂府

觴連情發藻

班固荅賓戲曰董生下帷發藻儒林

何遜詩曰促膝今何在銜杯誰復同

毛詩曰如琢如磨謝靈運詩

白調笑輒酬答嘲謔無慙沮俱怡

曹植樂府

代琢磨閒以嘲謔

毛詩曰如琢如磨謝靈運詩

白調笑輒酬答嘲謔無慙沮俱怡

耳目並留情致自謂百年爲速朝露可傷

曹植樂府詩曰百年

才氣竈爲蘭摧玉折

忽我遭史記商君傳趙良曰危若朝露尚欲延年益壽乎漢書蘇武傳李陵謂武曰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如豈謂玉折蘭摧遽從短運

世說曰毛伯成負其才氣竈爲蘭摧玉折

不爲蕭敷艾榮顏延之文爲悲爲恨當復何言遺迹

归蘭薰而摧玉績則折

毛詩曰如琢如磨謝靈運詩曰百年

才氣竈爲蘭摧玉折

不爲蕭敷艾榮顏延之文爲悲爲恨當復何言遺迹

驚人動心

餘文觸目增泣。泣流涕貌禮記曰絕絃投筆

易林曰  
來如飄

孔子泣然流涕風去似絃絕

恆有酸恨。

悲痛曰酸宋玉高唐賦曰寒心酸鼻

以卿同志聊復

敘懷涕之無從言不寫意。

王寬  
人面子官至司徒左長史侍中

# 爲王寬與婦義安主書

## 伏知道

昔魚嶺逢車芝田息駕

搜神記曰魏濟北郡從事掾弦超字義起以席平中夜獨宿有夢有神女來從之自稱天上玉女姓成公字知瓊

見遺下嫁故來從君超遂與爲夫婦經七八年夜來晨去倏忽若飛唯超見之一日漏洩其事玉女遂去超憂感積日殆至委頓去後五年超奉郡使至洛到濟北魚山下陌上西行遙望曲道頭有一車馬似知屢驅馳前至果是遂披帷相見同乘至洛刺復舊好拾遺記曰崑崙山第九層山形漸小狹下有芝田蕙圃皆數百頃羣仙種藥焉曹植洛神賦曰爾乃稅駕乎衡泉林雖見妖嬈終成揮忽

梁武帝孝思賦曰年馳乎芝田揮忽而莫反時瞬暎其如遂使家勝陽臺爲歡非懷侯與婦書注

蕭史相偶成僊

見梁簡文帝答新渝侯和詩書注

輕扇初開欣看笑

髻鮑照中興歌曰美人掩輕扇含思歌春風說文曰  
屬姿也淮南子說林訓髻輔在頰前則好古歌曰  
淚痕尚猶在長眉始畫愁對離妝漢書曰張敞爲婦  
笑時自然開長眉始畫愁對離妝漢書曰張敞爲婦

畫眉崔豹古今注

好畫長眉猶聞徙佩顧長廊之未盡

說文曰佩大帶佩也从人从凡

从巾佩必有巾謂之飾梁簡文帝贈麗人詩曰含羞來上砌微笑出長廊迥陌廣攝金屏莫令愁擁翠帳掩泣閉金屏恆開錦

林望行帳鮑熙行薬至城東橋詩曰嚴

迥陌之難迥蒼頡篇曰帛張車上爲帳何遜詩曰隔

迥文詩曰風朝拂錦幔

車臨廣攝金屏莫令愁擁何遜詩曰含悲下恆開錦

翠帳掩泣閉金屏恆開錦

餘落粉魏武上雜物疏鏡臺出魏宮中有純銀參帶鏡臺一枚何遜詠春風詩曰鏡前飄落粉

熏鑪未徙定有餘煙漢劉向有熏鑪銘梁簡文帝擬

夜夜曲曰蘭膏滿更益熏鑪滅香淚滴芳衾錦花常溼毛詩曰錦衾爛兮袁淑正愁

隨玉軫琴鶴憇驚

軫琴下轉絃者也梁元帝秋夜詩曰王軫有難微古今注曰別鶴操吳均送柳舍人詩

書稀遠

古詩曰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曰錦水有鶯

玉山青

鳥僕使難通

山海經曰羣玉山西王母所居青鳥王母使者鮑照空城雀樂府曰誠不及青

鳥遠食

潘岳螢火賦曰羨微蟲

練筆試操香牋遂滿

之玲瓏援練筆以爲銘

行雲可託夢想還勞

何遜曉發詩曰水底見行雲天邊看遠樹古詩曰獨宿累長夜

夢憶見容

九重千日詎憶倡家單枕一宵便如蕩子

楚辭

容輝見

九重千日詎憶倡家單枕一宵便如蕩子

楚辭

來一鸞羞鏡

見何遜爲衡山侯與婦書注

弗使窺窓獨坐嬌娥笑

楚辭

人推南子曰弄講不死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宮姮娥昇天也服藥得仙奔入月中爲月嬌娥

來一鸞羞鏡

見何遜爲衡山侯與婦書注

同  
真  
姐

不情

少保名襄字子  
端姓名字與漢  
王襄並同惟里  
居各異漢爲蜀  
郡人此則瑣瑣  
人也近人每多  
沿誤

## 復王少保書

北史王襄傳東宮旣建授太子少保襄與梁處士周弘讓相善及弘

讓兄弘正自陳來聘高祖許襄等通親知音間褒贈弘讓詩並致書弘讓亦復書焉

周宏讓不得志隱於句容之茅山頻徵不出

晚仕侯景爲中書侍郎人問其故對曰昔王道正直得以禮進退今乾坤易位不至將害於人吾畏死耳獲譏於代承聖初爲國子祭酒至仁威將軍城句容以居之

甚矣悲哉此之爲別也雲飛泥沈金鑠蘭滅悲哉秋

之爲氣也後漢書崔駰傳贊永矣長岑於遼之陰不有直道曷取泥沈荀濟詩曰雲泥已殊路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玉音不嗣瑤華莫因曹子其臭如蘭說文曰鑠銷也王敬曰吾子不遠遐路幸見光臨將敬條耳以聽玉音毛萇詩傳曰嗣音繼續其聲問也楚辭曰折疎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君謝玄暉郡內高齋閒坐答呂法曹詩曰惠而能好我問以瑤華音家兄至

自鎬京。

讓兄卽宏正也毛萇詩傳曰鎬京武王所營也在豐水東去豐邑二十五里

致來

書於窮谷故人之迹有如對面

謝惠連隴西行曰誰能守靜棄祿辭榮窮

谷是處考槃是營

開題申紙流臉沾膝

釋名曰書稱題申伸

日信到奉所惠既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諭之綢繆乎

江南燠熱橘柚冬青

爾雅曰燠煖也說文曰燠熱在中也又曰橘果出江南樹碧而冬生孔安國尚書傳曰小曰橘大曰

柚

渭北沴寒楊榆晚葉

說文曰渭水出隴西首陽渭首亭南谷江淹詩曰渭北雨

聲過左氏傳曰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

沴寒杜預注曰沴閉也說文曰榆白枮

土風氣候

各集所安

江淹詩曰南中氣候暖

餐衛適時寢興多福甚善甚

善

毛萇詩傳曰餐食也願野王玉篇曰衛護也

與弟分袂西陝言反東區

玉篇曰袂袖也何遜詩從兄與寧賓南詩曰當憐此

分袂脈脈淚沾衣說文曰袂弘農陝也古虢國王季

之子所封也東區或作東甌史記曰孝惠三年舉高  
帝時越功立搖爲東海王都東甌徐廣曰今永嘉也  
雖保周陂一作周陵還依蔣徑廬結於岡畔下有陂田常  
肆勤以自給安帝以元饑兼憲聘樊宗族更勸之曰  
何爲守東岡之陂乎嵇康高士傳曰蔣詡杜陵人詡  
爲兗州刺史王莽居宰飼胡移疾歸三荆離析二仲  
杜陵荆棘塞門舍中三徑終身不出三荆同不歸  
孝子傳曰古有兄弟忽欲分異出門見三荆同  
不歸株接葉連陰嘆曰木猶欣聚況我而殊哉遂還  
爲雍和案周書三荆作三姜梁書曰韋放於諸弟尤  
雍穆每將遠別及行役初還常同一室臥起時稱爲  
三姜又後漢書姜肱傳肱與二弟仲淳季江友愛天  
至常共臥起此亦爲三姜林育金谷詩曰旣而慨爾  
感此離析三輔決錄蔣詡字元卿舍中三徑麋鹿爲  
羊仲求仲從之遊二仲皆剴廉逃名之士麋鹿爲  
曹更多悲緒毛農詩傳曰曹羣也謝靈丹經在握貧  
病莫諧列仙傳漢淮南王劉安言神仙黃白之事於

八公乃詣王授以丹經史記原憲曰若憲

貧也非病也陶貞士誄之尤可求聊因恒爲采綴文說

日居備勤儉身兼貧病一作采綴文說

日芝神草也本草曰朮蒼术之類服之可成仙顏延之釋何衡陽書曰芻豢之功希至百齡藝術之懿亟聞于歲謝靈運曇隆法師誄曰昔吾壯日及弟富年茹艺术而共鉤披法言而同卷俱值邕熙竝歡衡泌張平子東京賦曰上上下其鬯泌之洋洋熙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

可以樂飢南風雅操清商妙曲樂記曰昔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操曲也清商鄭音韓非子曰師涓鼓新聲平公問師曠曰此何聲也曰此所謂清商也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絃琴促坐無乏名晨玉灑金華冀獲難老江淹詩曰山中有雜桂玉灑乃共斟抱朴子曰肘後丹法以金華和丹向日和之光與日連服之長生毛詩曰永錫不虞一旦翻覆波瀾陸機樂府詩曰休咎相乘難老翻覆若波瀾劉峻廣絕交論曰循環翻覆逃若波瀾吾已憯陰弟非茂齒禽尚之契各在

價無聊不可  
一切諸此皆是  
可擲現可擲現

天涯後漢書曰向長隱居不仕與同好北游會慶永  
留遊五岳名山不知所終高士傳向字作向永

念生平難爲胸臆說文曰正當視陰數箭排愁破涕

臆眉也

左氏傳曰趙孟視陰日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山而告人

日趙孟死矣主民哉歲而揭日其與幾何杜預曰蔭

日

景也蔭於金反通作陰鄭元周禮注日漏之箭晝

夜共百刻冬夏之間有長短豈能遮次房遊魂不

焉太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

一言能遮惡次房遊魂不

返次舍也左氏傳曰再宿爲信過信爲次說文曰房

室在旁者也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

神之遠傷金產骸匱無託

匱籀籀文柢字釋名曰但願

情狀遠傷金產骸匱無託在牀曰尸在棺曰柩但願

愛玉體珍金相

一作保期願享黃髮

七發曰太子玉體不安東觀漢記太子執桓榮書曰願君慎疾加養重愛玉體毛

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傳云相質也禮記曰百年

曰期頤杜預左氏傳注曰猶冀若鷗一作頤鯉時傳

享受也尚書曰詢茲黃髮猶冀若鷗

一作頤鯉時傳

尺素清風朗月俱寄相思

漢書曰蘇武裂帛爲書繫雁足下毛萐詩傳曰顏赤

也史記曰陳勝吳廣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卒買魚烹食得魚腹中書怪之王僧儒詩曰尺索在魚腸寸心憑鴈足劉義慶世說曰許掾嘗詣簡文爾夜風清月朗乃共作曲室中語辭寄清婉有踰平日簡文雖契素此遇尤相咨嗟既而曰元度才情故未易多有許又劉尹云清風朗月輒思元度按元度晉徵士子淵子淵長爲別矣握管操觚聲淚俱咽許珣字也子淵子淵長爲別矣握管操觚聲淚俱咽謝靈運山居賦曰援紙握管會性通神陸機文賦曰或操觚以率爾李善注曰觚木之方者古人用之以書猶今人之筒也說文曰陋隘也

休之子烈右

北不無終人初

仕魏齊及周累官納言太子少保除和州刺史清開皇二年罷任

衰風之世能自心嚴峻甚不可多得文亦博而靈璣有兩晉

## 與陽休之書

祖鴻勲

北齊書曰祖鴻勲涿郡范陽人也弱冠與同郡盧文符並爲州主簿僕射

臨淮王或表薦鴻勲有文學宜試以一官

敕除奉朝請人謂之曰臨淮舉卿便以得調竟不相謝恐非其宜鴻勲曰爲國舉才

臨淮之務祖鴻勲何事從而謝之或聞而喜曰吾得其人矣及葛榮南逼出爲防河

別將守滑臺永安初元擢爲東道大使署封隆之邢邵李渾李象鴻勲並爲子使除

東濟北太守以父老疾爲請竟不之官後

城陽王徵奏鴻勲爲司徒法曹參軍事赴

洛徵謂之曰吾聞臨淮相舉竟不到門今

來何也鴻勲曰今來赴職非爲謝恩轉

廷尉正後去官歸鄉里與陽休之書

陽生大弟吾比以家貧親老時還故郡

晉書曰陶潛以親老家貧

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在本縣之西界有雕山焉

其處閒遠水石清麗高巖四匝良田數頃

宋書隱逸傳論曰巖

壑閒遠水石清華廣雅曰匝  
徧也玉篇曰田百畝爲頃

家先有埜舍於斯而遭

傳論曰巖

亂荒廢今復經始

埜古野字說文曰郊外也毛詩曰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傳云經度之

也卽石成基憑林起棟

爾雅釋宮曰棟謂之梓郭璞曰屋樑也卽屋脊也

蘿

生映宇泉流遶階月松風草緣庭綺合

說文曰綺日文繪也

華雲實笏沼星羅

謝朓詩曰日華川上動風光草際浮本草曰雲實味辛苦溫無毒一

名員賓楊子雲羽獵賦曰華若天星之羅

檐下流煙共霄氣而舒卷

王融樂府詩曰王融

詩曰煙雲園中桃李雜松柏而蕙蓀

孫卿子曰荀子曰就李善文舊注曰薆辭明之貌

賦曰青謂之蕙李善文選注曰薆辭明之貌

時一寧裳涉淵負杖登峯

王融詩曰蹇裳涉滌陶潛詩曰負杖肆游從淹留忘宵晨

心悠悠以孤上身飄飄而

日蹇裳涉滌陶潛詩曰負杖肆游從淹留忘宵晨

毛詩曰悠悠我心

淮南子曰與飄飄

將逝杳然不復自知在天地間矣。

毛詩曰悠悠我心

往與忽忽來莫知其所之若此者久之乃還所住孤

李善文選注曰杳深遠也

坐危石撫琴對水

列子曰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志在泰山

山鍾子期曰善哉巍巍乎若泰山須臾志在流水

子期曰湯湯乎若流水朱書曰宗炳撫琴動操欲令眾

山皆響獨詠山阿舉酒望月

楚辭九歌曰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王

逸注曰阿曲隅也晉書曰王徽之嘗居山陰夜雪

初霽月色清朗四望皓然酌酒詠左思招隱詩聽

風聲以興思聞鶴唳以動懷

晉書曰宦人孟玖譜陸機於成都王穎言其有

異志穎怒使秀密收機機與秀相見神色自若因與

穎牋詞甚悽惻既而歎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王

充論衡曰夜及半而鶴

唳說文曰唳鶴鳴也

莊生之逍遙慕尚子之清

曠莊子逍遙遊篇郭象注曰夫小大雖殊而放於自

得之場則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遙一

六月二十二日

卷七

七

清閒如此一  
關如彼不可  
道異計矣

也豈容負勝於其間哉英雄記曰尚子平有道術爲  
縣功曹休歸入山自擔薪賣以供飲食蒼頡篇曰曠  
疏曠也疏<sub>篋</sub>裝衣也茅或作萌竹萌之皮所以爲笠也按管子作苧蒲出蓆梁稻歸奉慈親  
蓆<sub>篋</sub>也<sub>蓆</sub>韻韋昭曰茅蒲笠笠也襪  
蓆種樹也緩步當車無事爲貴斯已適矣豈必撫塵哉戰  
策顏斶曰晚食以當肉緩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  
淨貞正以自處說文曰塵塵屬也坤雅曰塵似鹿而  
大其尾辟塵名苑曰鹿大者曰塵羣鹿隨之視塵尾所轉而往古之談者揮焉而吾子旣繫  
名聲之輜鎖同就良工之剖劂漢書敘傳曰貫仁義  
鎖師古曰韁如馬韁也音薑淮南子曰剖劂銷鋸陳  
非良工不能以制木龜棗堙坊設非巧治不能以治  
金許慎注曰振佩紫臺之上鼓袖丹墀之下江淹恨  
削剔曲刀也振佩紫臺稍遠李善注曰紫臺猶紫宮也張平子西京賦曰  
青鎖丹墀劉峻廣絕交論曰趨走丹墀者晉荀子善

漢典職儀日以采金匱之漏簡訪玉山之遺文

丹漆地故稱丹墀

史記曰高帝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

藏之宗廟太史公自序曰遷爲太史令紹史記石室

金匱之書穆天子傳日至於華玉之山四徹中鄉先

王之所謂策府郭璞注曰中繩言皆平直策府言往

古帝王以爲藏書冊之微精神於邱墳盡心力於河

府所謂藏之名山者也微精神於邱墳盡心力於河

漢左傳王曰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王充論衡

曰漢諸儒作書者以司馬長卿揚子雲河漢也其

餘涇渭也劉峻廣絕交論曰卿雲黼黻河漢

摘藻期之聰繡曰馳辨如波濤摘藻如春華韋昭注曰摘布也藻水草之

有文者鮑照河清頌曰聰繡成景物續顓軒發議必

在芬芳宋玉神女賦曰陳嘉辭而茲自美耳吾無取

焉嘗試論之夫崑峯積玉光澤者前毀瑤山叢桂芳

茂者先折新序固桑對晉平公曰夫劍產於越珠產於江南玉產於崑山淮南子曰夫玉潤澤

此一服清涼散耳彼營營於名利鎖者其肯實之否耶

此一服清涼散耳彼營營於名利鎖者其肯實之否耶

而有光又招隱士曰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偃蹇連卷  
兮枝相繚晉書曰郤訢累遷雍州刺史武帝於東堂

會送問曰卿自以爲何如訢對曰臣舉賢良對是以

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

東都有挂冕之臣

後漢書曰蓬萊字子慶北海都昌

人也家貧爲亭長歎曰大丈夫安能爲人役哉遂去之長安學通春秋經時王莽殺其

子宇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卽解冠挂

東都城門歸將家謁浮海客於南國見捐情之士

楚辭曰屈原放江南之野不忍以清

白久居濁世遂赴汨羅自沈而死斯豈惡梁錦好蔬

布哉賈逵國語注曰羹食之精蓋欲保其七尺終其

百年耳荀子曰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

黃帝曰中壽百年魏文帝經

芙蓉池詩曰保已終百年今弟官位旣達聲華已遠

史記司馬季主曰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

慮是竊位也潛夫論曰官位職事者羣臣之所以寄

非一味嬉情只是勘破名根耳  
老年奔走宦途不知止足請此當頹髮生矣

其身也孔稚珪表曰李通豪曠以親寵登司空基才勇與聲華入選任昉宣德皇后令曰客遊梁朝則聲華藉象由齒斃膏用明煎左氏傳曰象有齒以焚其火自煎熬沈約注曰膏以明自煎李善注引莊子曰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既覽老氏谷神之談老子曰谷應體留侯止足之逸史記曰留侯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讐強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若能翻然清尙遊耳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解佩捐簪則吾於茲山莊可辦一得謝朓詩曰胡寧昧千里解佩拂解佩捐簪則吾於茲山莊可辦一得謝朓詩曰胡寧昧千里解佩拂山莊蒼韻篇曰簪笄也所以持冠也把臂入林挂巾垂枝道豫章若遇七賢必自長生詩曰高尙毛萇詩傳曰道素志不事王侯訪丹法語元書斯亦樂矣

熱病無一人不  
染冷弊無一人不  
肯服有心者極  
代爲滋誤也

何必富貴乎

神仙傳曰沈文泰九疑人得紅泉神丹法土符延年益命之道服之昇仙抱樸子曰李公丹法用真丹及五石之水各一升和令如泥去矣陽子途乖趣別繩

子曰李公丹法用真丹及五石之水各一升和令如泥去矣陽子途乖趣別繩

毛詩曰維天有漢

已矣哉書不盡言周易繫辭

尋此旨杳若天漢  
日書不盡言

毛詩曰維天有漢

已矣哉書不盡言周易繫辭

觀宏讓答書音  
節哀亮同此一  
轍所謂伯仲伊

呂未可輕爲抑  
揚也

# 與周宏讓書

王袁

嗣宗窮途楊朱歧路

魏志阮籍傳注曰籍字嗣宗爲從事中郎朝論欲顯崇之籍以

世多故祿仕而已聞步兵校尉缺厨多美酒營人善懷酒求爲校尉遂縱酒昏酣遺落世事時率意獨駕

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返列子說符篇曰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

日嘻亡一羊何追者之眾鄰人口多歧路卽反問獲

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日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

不知所之所以反也征蓬長逝流水不歸舒慘殊方炎涼異節

木皮春厚桂樹冬榮

漢書晁錯守邊備塞議曰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

厚六尺曹植朔風詩曰秋蘭可喻桂樹冬榮

入關敬承款曲

謝靈運詩曰辛勤風波事款曲洲諸言

猶依杜陵之水

鳴鑑

尙保池陽之田

漢書地理志曰京兆尹縣杜陵故杜

伯國宣帝更名按張仲蔚隱居滿宅

蓬蒿蔣詡開三徑俱在杜陵又地理志曰左

馬胡縣池陽惠帝四年置又溝洫志曰趙中大夫白公穿渠

引涇水注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

白渠民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

起鏟迹幽谿銷聲窮谷何其一作

後鏟迹幽谿銷聲窮谷何其一作

愉樂幸甚幸甚

顏蒼

篇鑑削平也莊子則陽

篇曰其聲銷其志無窮

弟昔因多疾亟覽九仙之方

列仙傳曰滑子者好餌朮食其精隱若山能致風雨

受伯陽九仙法淮南王安少得其文不能解其旨也

晚涉世途常懷五嶽之舉

後漢書曰向長隱居不仕

與同好北海禽慶俱遊五

嶽名山不同夫闕令物色異人

列仙傳曰闕令尹喜

善內學星宿服精華

當過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知真人譬彼客卿服膺高士

史記曰蔡澤爲秦客卿其始遊學於諸侯不遇從唐

舉相舉熟視而笑曰先生偈臯戴肩魋頷蹙頰顧

老子西遊喜先見其氣知真人譬彼客卿服膺高士

膝攀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澤知舉戲

之日富貴吾所自知不知者壽也願聞之上經說道。

屢聽元牝之談

老子曰谷神不死是爲元牝

中藥養

神每稟丹砂之說

老子曰谷神不死是爲元牝  
嵇叔夜養生論曰故神農曰上藥

日上藥一百二十種爲君主

養命以應天無毒久服

不傷人輕身益氣不老延年中藥一百二十種爲臣

主養性以應人史記封禪書曰李少君言上曰祀龍

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

器則益壽本草經曰丹砂久服通神明不老

日道終也楚辭曰頃年事道盡容髮衰謝毛茛

砂久服通神明不老

日道終也楚辭曰芸其黃矣零落無時還念生涯繁

歲忽忽而道盡兮

憂總集毛茛詩傳曰芸黃盛也禮記

日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

憂總集毛茛詩傳曰芸黃盛也禮記

日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

孟之徂年前負杖行吟同劉琨之積慘

劉琨答盧諶書曰塊然獨

立則哀憤兩集負杖行吟則百憂

俱至慘痛也毛詩曰憂心慘慘

河陽北臨空思華

毛詩曰憂心慘慘

語酸淒入骨  
苟以堪

縣漢書地理志曰河內郡縣河陽王莽霸陵南望還

白河亭

又河南郡縣華東周所居

望京北尹

見長安

漢書地理志曰京兆尹縣霸陵故芷陽文帝

更名漢書曰漢興立都長安地

理志京兆尹

縣長安高帝置惠帝元年

初城六年成

所冀書生之魂來依舊壙射聲

之鬼無恨他鄉

後漢書曰班超家貧常爲官傭書以供養除爲蘭臺令史後久使西域年

老思土上

疏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

關超妹昭上書請超還十四年八月超至洛陽拜爲

射聲校尉超素有胸脅疾既至病遂加帝遣中黃門

問疾賜醫藥其九月卒前書百官表射聲校尉掌待

詔射聲士服虔曰工射者也冥

冥中聞聲則中之因以名也

白雲在天穆天子傳

爲天子謠曰白雲

長離別矣會見之期邈無日矣援

在天山際自出

筆攬紙龍鍾橫集

韓詩外傳曰孫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楚史援筆而書於策廣韻

日龍鍾竹名年老者如竹枝葉搖曳不自禁持

蕭何字仁祖梁  
示室上黃侯通  
明之子齊武定  
中爲太子洗馬  
校主時爲齊州  
錄事參軍特詔  
文林館

# 爲梁上黃侯世子與婦書

顏氏家訓曰蘭陵蕭

月中疎時人未之賞也吾愛其蕭散宛然在  
目穎川荀仲舉鄒琊諸葛漢亦以爲爾按此  
知愁亦善屬文者也昔陸機入洛有代彥先  
之詞何遜哉書有爲衡山之札才子詞人自  
能揮翰而夫妻致詞間多代作此亦感其燕  
婉之情代傳別恨可以葛翼無去者也蓋本  
梁朝宗室疑江陵陷後隨例入關若非隔絕  
卽是俘擄此書摹暫離之狀寫永訣之情茹  
恨吞悲無所投訴殆亦江南賦中臨江愁思  
之類也

庾信

倪璠注

昔仙人導引尙刻三秋。

于寶搜神記曰漢時有杜蘭香者自稱南康人氏以建業

四年春數詣張傳傳年十七望見其車在門外婢言阿母所生遣授配君可不敬從傳先名改碩碩呼女前祝可十六七說事邈然久違有婢子二人大者萱支小者松支鉢車青牛上飲食皆備作詩至其年八月日復來作詩云云出薯蕷子三枚大如雞子云食此令君不畏風波辟寒溫碩食二枚欲留不肯令碩食盡言本爲君作妻情無曠遠以年命未合且小乖大歲東方卯當還求君蘭香降時碩問禱祀何如香曰消魔自可愈疾淫祀無益香以藥爲消魔按上黃侯書是夫妻離別之辭言杜蘭香下嫁張碩以八月旦至是仙人導引神女將梳疑作猶期九日干寶尚刻三秋之期也。疏搜神記曰魏濟北從事掾弦超字義起以嘉平中夜獨坐宿夢有神女來從之自稱天王玉女東郡人姓成公字智瓊早失父母天帝哀其孤苦遣令下嫁從夫夢三四夕一日顯然來遊自言年七十祝之如十五六女車上有壺榼青白瑠璃五具飲啖奇異饌具醴酒與超共飲遂爲夫婦經七八年父母與超取婦之後分日而燕分夕而寢夜去晨來倏忽若飛惟超見之他人不見雖居閨室輒聞人聲常見踪跡然不視其

形後人怪問漏泄其事玉女遂求去云我神人也雖與君交不願人知而君性疎漏我今本來已露不復與君通積年交結恩義不輕一旦分別豈不愴恨贈詩一首把臂告辭涕泣流離肅然升車去若飛逃去後五年超奉使至洛到濟北魚山下陌上西行遙望曲道頭有一車馬似智瓊驅前至果是也遂披帷相見悲喜交切同乘至洛遂爲室家克復舊好至太康中猶在但不日日往來每於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旦十五日輒下往來經宿而去張茂先爲之作神女賦言智瓊之踪跡將疏猶期九月九日可會也按智瓊與弦超刻期有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及旦十五日此云九日特舉其大畧也未有龍飛劍匣鶴別琴臺豫章記曰雷煥子夾爲建安從事經子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兄欲爲改娶牧子援琴鼓瑟別鶴以舒其憤懣故曰別鶴操嵇康琴賦云千里之別鶴陶潛詩曰上絃驚別鶴下絃操孤鸞益州記曰商陵

悲極韻極恐被  
驚驚矣

司馬相如宅在州西笮橋北百步許李膺曰市橋西二百里得相如舊宅今梅安寺南有琴臺龍飛鶴別喻夫婦遠離也莫不銜怨而心悲聞猿而下淚宜都記曰猿裳已上言蘭香下嫁之日尚有三秋可期智瓊求去之後猶有九日可會未有分兩龍於劍匣別雙鶴於琴絃如今人非新市何處尋家別異邯鄲那應知路後漢書郡國志曰江夏郡南新市侯國有離鄉聚緣林史記秦本紀曰昭襄王八年使將芊戎攻楚取新市注云晉帝紀曰江夏有新市漢書張釋之傳曰上指視慎夫人新豐道曰此邯鄲道也張良曰慎夫人邯鄲人也言想鏡中看影當不含啼欄外將花居然俱笑范泰鸞鳥詩序曰昔劉賓王得鸞鳥懸鏡以照之鸞觀影而鳴一奮而絕言彷彿相見之時也分杯帳裏卻扇牀前故是不思何時能憶儀禮昏禮云四爵合卺鄭注云卺破瓢也四爵兩卺凡六爲夫婦各三酓一升曰爵世說曰溫嶠娶姑女既婚交禮女以手披

仙扇撫掌大笑曰我嫌是老奴果如所疑何遜看新  
婦詩曰如何花端夜輕扇掩紅顏後李商隱詩有代  
童才御扇成婚之勿遷以扇爲名有却當學海神  
扇詩催耕詩吉貴成婚之時可足思慮也當學海神  
逐潮風而來往神異經曰西海水上有神乘白馬生  
髮白衣玄冠從十二童子馳馬海上如飛如風名曰河伯使者或時上岸馬迹所  
及水至其處所之之國雨水滂沱暮則還河勿如織  
女待填河而相見淮南子曰烏鵲填河成橋而渡織女按海神織女二語似止黃世子  
夫婦南北隔絕之辭也

貞好學善屬文  
嘗舉秀才授縣

尉謝病於家暕  
爲齊王鎮江東聞其名以書召之

## 召王貞書

楊暕

北史曰齊王暕字世朏美容儀疎眉目  
少爲高祖所愛開皇中立爲豫章王邑  
千戶及長頻涉經史尤工騎射初爲內史  
令仁壽中拜揚州總管江淮以南諸軍事

進封齊王

楊帝卽位

夫山藏美玉光照廊廡之間

尹文子曰魏田父有耕於野者得玉徑尺不知

其玉也以告鄰人鄰人詐之曰此怪石也畜之弗利

其家田父雖疑猶豫以歸置於廡下其玉光明一室

顏師古漢書注曰廊堂下周屋也廡門屋也

地蘊神劖氣浮星漢之表

六宗風寶開於朝膺報取其疏

鬯霧落宋人四

此南北朝文至隋始大壞初唐始復亦時運使然

據此書猶是矣

夫胡知其故也

蓋謂六宗風寶開於此

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並列是  
日龍泉一日太阿陰鏗經豐城劍池詩清池自注

遷移久

是知毛遂賴脫義感平原

史記平原君曰夫

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  
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

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  
耳使遂早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

晉書曰孫惠字德施

與毛遂偕孫惠文詞來遷東海

吳國富陽人永寧初

赴齊王問義討趙王倫問驕矜僭侈惠諷以五難四  
不可勸令歸藩問不納辭疾去問果敗成都王穎薦

惠爲大將軍參軍擅殺王穎牙門將染僞懼罪改姓

名以遁後東海王越舉兵下邳惠乃詭稱南徵逸士  
秦秘之以書于越越省書榜道以求之惠乃出顧循

見越卽以爲記室參軍專掌文疏豫參謀議

寡薄有懷髦彥

十六國春秋慕容德笑謂羣臣曰朕

位可稱自古何等主也

藉甚清風爲日久矣

毛詩曰穆如清

毛萇詩傳曰髦俊也

風

未獲披覲良深伫遲

說文曰从旁持日披覲見也伫立貌遲待也

比高

天流火早應涼颸

毛詩曰莫高匪天又曰七月流火說文曰辰扶搖風也潘岳在懷縣

輕襟隨風吹凌雲仙掌方

露景帽殿賦曰建虧潤之靈沼漢書曰孝武又作柏梁桐柏承露仙人掌之屬矣西京賦曰立修莖之仙掌承雲表之清露

想攝衛攸宜與時休適

梁簡文帝與智琰法師書曰攝衛已久前園後

圃從容邱壑之情

說文曰圃采曰圃

左琴右書蕭散煙霞之

外劉歆遂初賦曰玩琴書以條暢孔稚

圭褚伯玉碑曰泉石依情煙霞在抱茂陵謝病非

無封禪之文

史記曰相如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相如病甚往從悉取其書若後之矣使所

忠往相如已死家無遺書問其妻對曰長卿未嘗有書也時著書人又取去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奏焉天子異之

彭澤遺榮先有歸來

卷之三

之作

晉書曰陶潛爲彭澤令義熙二年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辭也

優游儒雅。何樂

卷之二

言書曰陶潛爲彭澤令年解印去縣乃賦歸去毛詩曰優游爾休矣又曰慎爾優游余

易林曰藩

屏輔弼福祚來同國策禁擇  
日吳起南攻揚越北并陳楚毛詩甘棠箋曰召伯聽訟不

祭坐棠聽訟事絕詠歌元不重煩百姓止舍小棠之

下而聽斷焉。國人被其德。於是攀桂摘詞。眷言高遜。淮南王

說其化思其人敬其樹  
王劉安招隱士曰至於揚

**旌北渚飛蓋西園** 魏文帝與北遼河共西園飛蓋

與吳質書曰時駕言出遊  
聞曹植公讌詩曰清夜游  
以脫羈形寄江海

西園形蓋託乘之應劉置

讀法曰：湖江海  
醜陋申穆者託於角致遠  
於賢魏文帝與朝歌令吳

質書曰從者鳴笳以啟路  
臂書曰徐陵應劉一時俱逝  
頌漢書曰楚元王敬禮申

又學託乘於後車又與吳  
迺案謂徐幹陳琳應瑒劉  
公等穆生不耆酒元王每

置酒常爲穆生設醴及王戎  
生還日可以逝矣醴酒不設

戊卽位常設後忘設焉穆設王之意忘不去楚人將

鉗我於市柵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遂謝背淮之賓徒聞其語鄒陽上吳王書

曰臣所以立數王之朝背淮千里

吳王書

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趨燕之客罕值其人

史記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

豈遠下耶哉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白齊往

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卿道冠鷹揚聲高鳳舉毛詩曰維

師尚父時維鷹揚劉歆甘泉賦曰迴天門而鳳舉蟠

黃帝之明庭控機連珠曰金碧之巖必辱鳳舉之使

儒墨泉海詞苑圓棲遲衡秘懷寶迷邦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垂遲

以接遲必水洋洋可以樂饑

論語曰懷其寶而迷其邦狗茲獨善良以於邑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於邑氣道結不

下也楚辭曰氣於邑而不可止

今遣行人具宣往

不甚斷削然卻  
有勁氣

意側望起予甚於飢渴

論語子曰起予者商也孔叢子子思謂魯穆公曰君若飢

楚辭曰願輕舉而遠遊老

賢渴待腹想便輕舉副此虛心

子曰聖人虛其心而實其

良受黃石之符誦

無信投石之談空慕鑿坏之逸

李康運命論曰張良受黃石之符誦

子曰顏閭魯君欲相之而不肯書

使人以幣先焉鑿坏而遯之

淮南子曰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惟南

子曰顏閭魯君欲相之而不肯書

書不盡言更慙詞費

六朝文絜箋注卷八

海昌許橒評選

德化黎經誥覺人箋注

福州

林羣玉琴南丁芸耕鄰

望江何聲

灝伯梁煥仲呂

移文

北山移文

孔穉珪

蕭子顯齊書曰孔穉珪字德璋會稽人也少涉學有美譽舉秀才解褐宋

安成王車騎法曹行參軍稍遷至太子詹事卒

李善注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

梁簡文帝草堂傳曰汝南周顥府東北其先周

鍾山在今江寧

彥倫隱此後應  
詔出爲海鹽令  
秩滿入京欲卻  
過此山孔乃假  
山靈意移之使  
不得再至

此六朝中極雖  
繪之作鍊格鍊  
詞語精闢其  
妙處尤在數處  
與徐孝穆玉臺  
新詠序並爲唐  
人軌範

懷乃於鍾嶺雷次宗學館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  
立寺因名草堂亦號山茨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  
子彷徨塵垢之外逍遙無爲之業隨孫盛晉陽秋日呂  
方絜千青雲一作而直上吾方知之矣孟子曰白雪  
玉之白也長卿子賦曰上千青雲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  
而不盼屣萬乘其如脫爾雅曰芥草也史記曰秦軍  
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  
爲人排患釋難解紛而不取也卽有取者是商賈之  
事而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淮南子曰堯年  
衰志閑舉天下而傳之舜猶郤行而脫屣也許慎曰  
言其易也劉熙孟子注曰履草履可履聞鳳吹於洛浦值薪歌於延瀨  
固亦有焉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  
笙作鳳鳴遊伊雒之間孫志祖曰呂向

方絜千青雲一作而直上吾方知之矣孟子曰白雪  
玉之白也長卿子賦曰上千青雲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  
而不盼屣萬乘其如脫爾雅曰芥草也史記曰秦軍  
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  
爲人排患釋難解紛而不取也卽有取者是商賈之  
事而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淮南子曰堯年  
衰志閑舉天下而傳之舜猶郤行而脫屣也許慎曰  
言其易也劉熙孟子注曰履草履可履聞鳳吹於洛浦值薪歌於延瀨  
固亦有焉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  
笙作鳳鳴遊伊雒之間孫志祖曰呂向

注蘇門先生游於延瀨見一人採薪謂之曰子以終此乎採薪人曰吾聞聖人無懷以道德爲心何怪乎而爲哀也遂爲歌二章而去又案延瀨疑指延陵季子取遺金事論衡書虛篇云披裘而薪與此薪歌合韓詩外傳則以爲牧者蓋傳聞異詞也至呂注所引蘇門先生事不詳出何書豈期終始參

差蒼黃翻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

終始參差歧路也

覆素絲也翟墨翟也朱楊朱也淮南子曰楊子見歧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閔其別與化也乍迴迹以心染或先貞而後

贖何其謬哉

蒼黃翻覆篇曰

嗚呼尙生不存仲氏旣往山

阿寂寥千載誰賞

范曄後漢書曰

尙子平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又曰仲長統

字公理山陽人也性傲儻默語無常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世有周子偶俗之士

蕭子顯齊書曰周顥字彥倫汝南人也釋褐海陵國侍郎元徽中出爲剡令建元中爲長沙王後軍參軍

追語精緻卻無一字拾人牙慧

將高潔一層極意形容下半轉入正面愈顯得體矣

子博士卒於官既文既博亦元亦史然而學遁東魯習隱南郭莊子曰魯君聞顏闔得道人也使人以幣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矣又曰南郭子綦隱机而坐仰天嗒然似喪其偶郭象曰嗒焉解體若失其配匹也嗒土合切一本吹草堂濫巾北岳偶吹卽齊竽也偶匹對之名作巾隱者之飾東觀漢記曰江幅巾屨屬草專心養母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皋乃

擣要本字一情於好爵楚辭曰朝馳騶兮江皋周易作纓誤曰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周易人貞吉西征賦曰悵山潛之逸士悼長往而不反楚辭曰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談空空

此段屬先唐二  
字

此下應後續二  
字

於釋部覈元元於道流蕭子顯齊書曰顥汎涉百家長於佛理著三宗論兼善老易釋部內典也漢書曰道家流者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也務光何足比

涓子不能儔列仙傳曰務光者夏時人也耳長七寸好琴服蒲葦根殷湯伐桀因光而謀光曰非吾事也湯得天下已而讓光光遂負石沈寂水而自匿列仙傳曰涓子者齊人也好餌北隱於宕山能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如淳漢書注曰騶馬以風書曰騶六人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曰鶴頭書與偃波書俱詔板所用在漢則謂之尺一簡髮鬚鶴頭故有其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睂軒席次袂聳筵上

焚芰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楚辭曰製芰荷而爲裳王逸曰製裁也以爲衣集芙蓉

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其鉏金章綰墨綬金章銅印也漢

魏晉奇古真是  
精絕

說得何等烜赫  
仍是可憐

書曰萬戶以上爲令稅千石至六百石又曰秩六百石以上皆銅印墨綬跨屬城之雄冠

百里之首

蔡邕陳留太守行縣頌曰府君勸耕桑于屬縣漢書曰縣大率百里

張英風

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

阮籍詠懷詩曰英風載雲霓字書曰江水東至會稽山陰

爲浙道帙長攢

殞一作

法筵久埋敵朴誼羣犯其憲牒

訴倥偬裝其懷

過秦論曰執敲朴以鞭笞天下楚辭悲余生之無歡兮愁倥偬於山陸王逸曰倥偬困苦也

琴歌既斷酒賦無續

董仲舒集七言琴歌二首西京雜記鄒陽

賦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紜

一作綸

於折獄

廣雅曰課第然今考第

敬折獄明啟刑書爲課也尚書王曰哀

籠張趙於往圖架卓魯於前錄

何校錄改錄漢書曰張敞字子高稍遷至山陽太守

又曰趙廣漢字子都涿郡人也爲陽翟令以化行尤

異遷京輔都尉范睢後漢書曰卓茂字子康南陽人也遷密令視人如子吏人親愛而不忍欺又曰魯恭

王介甫喜誦此語以爲奇絕可謂先得我心

寫所以勸移之故字入人肺腑悲

字仲康扶風人也。拜中牟令。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  
頓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  
牧  
胡主爵中尉更名右扶風是爲三輔左氏傳王孫滿曰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預曰九州之牧貢金也  
杜使  
公綏鷹賦曰青松落陰白雲誰侶一作潤一作戶  
碑人故曰海嶼也  
石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伫。至於還飈入幕。寫  
霧出楹蕙帳空。今夜鶴鵠。一作怨山人去。今曉猿驚昔  
聞投簪逸海峽。今見解蘭縛。塵纓。投簪疏廣也。東海  
虞徵士胡昭贊曰投簪卷於南岳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峰竦謂慨游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禮記曰凡諱於其君之臣曰某故其林慙無盡潤魄帶韜聲匿跡蘭蘭佩也死鄭玄曰諱或作赴赴至也

不歇秋桂遺

一作遺

風春蘿罷月騁西山之逸議

馳東

皋之素謁

馳騁猶宣布也逸議隱逸之議也素謁貧

今採其薇矣阮籍奏記曰將耕東皋之陽稚珪集訓

張長史詩曰同貧清風館共素白雲室杜預左氏傳

注曰謁告也謂告語

今又促裝下邑浪棧上京

日漁

於人亦談議之流父鼓枻而去王逸曰叩船舷也浪

猶鼓也韋昭漢書注曰棧楫也雖情殷

一作投於魏

闕或假步於山局

呂氏春秋曰中山公子牟謂詹子高誘曰魏闕象魏也說

日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

文曰局外閉之闕也

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蒙沙

本無心書曰攀榆乎余碧嶺再辱丹崖重浮塵游躅

改蒙耻心顏厚有忸怩

碧嶺再辱丹崖重浮塵游躅

於蕙路汙綠池以洗耳

皇甫謐高士傳曰巢父問許由爲堯所讓也以爲汙乃臨

池而洗耳宜局端幌掩雲闕歛輕霧藏鳴湍截來轍於谷

夢正面  
感總不脫山  
百動氣完刻  
盡矣

檢晉破鬼膽

口杜妄轡於郊。端於是叢條暝膽。疊顙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埽迹。請迴俗士駕。爲君謝逋客。孔安國傳曰：逋亡也。晋灼注曰：以辭相告曰謝。

國尚書傳曰：逋亡也。晋灼注曰：以辭相告曰謝。

序

玉臺新詠序

晋陸機塘上行發藻玉臺下注玉臺以喻婦人之貞

徐陵

南史曰徐陵字孝穆東海剡人也八歲能屬文十二通老莊義既長博涉史籍

縱橫有口辨父摛爲晉安王諮議王立爲皇太子東宮置學士陵充其選陳受禪加散騎常侍領大著作文檄詔誥皆陵所製

爲一代文宗每講筵商教四座莫與之抗目有清睛時人以爲聰慧之相也遷至

左光祿大夫至德元年卒時年七十七

吳兆宜注

依原本附錄顧撫徐炯徐樹穀樹屏樹聲樹本張尚瑗諸家注

凌雲概日由余之所未窺

海錄碎事曰凌雲臺魏文帝黃初二年築又曰燕昭

王好神仙仙人甘需與王登握日之臺史記秦本紀戎王使由余來聘穆公示以宮室引之登三休之臺

周書武帝旣滅北齊詔曰僞齊或穿池運石爲山學海或層臺累構概日凌雲

萬戶千門

以前詩凡五言八卷七言一卷五言二韵一卷雖皆綱目之作尚不失溫柔敦厚之旨未可概以淺鄙斥之或以爲選錄多闕閭之詩則是未睹本書而妄爲擬議者矣

駢語至徐庾五色相宣入音迷秦可謂六朝之渤海店代之津梁而是篇尤爲整偶兼到之作

鍊格錄詞綺編  
卷之六於赤城  
于里霞矣

張衡之所會賦

張平子西京賦曰開

周王璧臺之上。

穆天子傳盛姬盛

拍之子也天子賜之上姬之臺

漢帝長是日盛門天子乃爲之臺是日重璧之臺

金屋之中

漢武故事帝爲膠東王年數歲長公主問

兒欲得婦否曰欲得指阿嬌好否帝曰

若得阿嬌當作金屋貯之

玉樹以珊瑚作枝珠簾以玳瑁爲柙

一作押作柙押

碧玉爲葉花子青赤以珠玉爲之空其中如小鈴鎣

爲簾玳瑁柙之五陵在北士人多宅於此充選掖庭

後漢皇后紀論漢法常因八月

笄人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

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

者載還北史魏文帝宏雅重門族范陽盧

後宮四姓衣冠所推咸納其女以充後宮

崔宗伯榮陽鄭羲太原王

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是爲四姓小侯非列侯

名妃淑媛聲妓  
嫁妻披奇拂真  
了了若數指上  
蝶妓

故曰馳名永巷

史記范睢傳睢見昭王佯爲不知永巷而入其中正義曰永巷宮中獄名

小侯也

宮中有長巷故名焉後改名披庭

亦有潁川新市

晉書明穆侯皇后穎川鄖陵人后美

姿儀

後漢書光烈陰皇后南陽新野人帝常歎曰娶妻當得陰麗華

後漢書光武帝紀伯升招新市平

林兵注曰新市縣屬江夏郡故城在今鄖

州

張正見詩調鷹向新市彈雀往睢陽

河間一作

觀津

三輔黃圖列仙傳曰鉤弋夫人姓趙氏河間人

右手鉤卷姿色佳麗武帝反其手得玉鉤而手

展

漢外戚傳孝文竇皇后家在清河親

早卒葬觀津師古曰觀津清河之縣也

本號嬌娥

左家有嬌女皎皎白

嬌女詩

大司馬有嬌女皎皎白

中華古今

哲

揚子方言秦謂好曰娥

毛詩

魏文帝宮人始

楚王宮內無不推其細腰

後漢書馬廖傳楚王

作紫粉拂面

廖傳楚王毛詩魏風摻摻

好細腰宮

魏文帝宮人始

多餓死

毛萇傳曰摻摻猶纖纖也

魏國佳人俱言訝其纖手

毛詩魏風摻摻女手可以縫裳

中多餓死

毛萇傳曰摻摻猶纖纖也

摻摻

毛萇傳曰摻摻猶纖纖也

閨說

一作詩敦明

禮非直東鄰之自

媒

宋玉登徒子好色賦臣東家之子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然此女登牆觸臣三年至今未許也

司馬

相如美人賦臣之東鄰有一女子雲鬟豐艷

眉皓

齒欲留臣而共止登垣而望臣三年於茲矣臣

棄而

不許婉約風流無異西施之被教越絕書美人宮周

二水門

一今北壇利里王土城句踐所習教美女西施鄭旦宮臺也女出於苧蘿山

自生

一作小學歌漢外戚傳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初

之

每爲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平陽主因言延年

有女

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以延年

爲協律

少長河陽由來能舞漢書五行志成帝徵行

都尉

俱稱富平侯家人過河陽主琵琶新曲無待石崇

樂見

舞者趙飛燕而幸之琵琶馬上作樂以

崇王明君辭序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

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爾也其造新曲多哀怨

序之聲故

箜篌襍引非因一作曹植書孝武皇帝塞南

越禱祠太乙后土始用樂人俟調依琴作坎坎之樂  
言其坎坎應節奏也侯以姓冠章耳或云空侯取其  
空中琴瑟皆空何獨坎侯邪斯是論也詩云

坎坎伐鼓

列仙傳簫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能致孔  
雀白雀穆公女弄玉好之公乃妻焉其隨鳳

傳鼓瑟

於楊家

漢楊惲傳惲報孫會宗書曰家本秦得吹簫

去至若龍聞長樂陳后知而不平

漢武故事建章長樂宮輦道相屬懸

揥飛閣不由徑路

漢書衛子夫爲平陽主謳者進帝獨悅子夫帝起

祓霸上還過平陽主旣飲謳者進帝獨悅子夫

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還坐驩甚主因奏子夫

送入宮陳皇后聞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後遂立爲

皇后解平城之圍言漢有好麗美女爲道其容貌天下無雙急以進單于單于見

此必大愛之愛之則閼氏日以遠疏不如及其未到

令漢得脫去去亦不持女來矣閼氏婦女有妬嫗之性必憎惡而事去之且如東鄰巧笑

大胡文選卷八序

來侍寢於更衣

上見西子

微顰將橫陳

於甲帳

師金

日酉施病

心而瞋其里之醜人

見而美之歸亦捧心

而瞋其里之富人

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

妻子而去之司馬相如好色賦花容自獻玉體橫陳

漢武故事以琉璃珠玉明月夜光雜錯天下珍寶爲

甲帳其次爲乙帳

甲陪遊駟娑騁纖腰於結風

記建

水帝以翠纓結飛燕

拾遺記每輕風至飛燕欲隨風入

陽阿

帝以翠纓結風

宮中有駟娑殿拾遺記

每輕風至飛燕欲隨風入

殿拾遺記每輕風至飛燕欲隨風入

帝以翠纓結飛燕

外傳帝居鴛鴦

之舞長樂鴛鴦奏新聲於度曲

飛燕外傳帝居鴛鴦

殿便房省帝薄嬪上

薄嬪因進言飛燕有女弟合德美妝

中

古今注魏文帝宮人絕所愛者有莫瓊樹照墮

一作墮

中

始制爲蟬鬢望之縹緲如蟬翼故曰蟬鬢照墮

一作墮

容體性純粹可信不與飛燕比妝

中

鳴蟬之薄鬢

華

馬之垂鬢

後漢梁冀傳冀妻孫壽色美而善爲妖態

作愁眉啼妝墮馬善折腰步齶齒笑以爲

惑媚

反插金鉗

龍輔女紅餘志魏文帝陳巧笑挽髻別

無首飾惟用圓頂金簪一隻插之文帝

黛痕欲滴脂最  
微烘如沐臙姑  
而出靚面

目日玄雲黯靄兮金星出吳均 橫抽寶樹後漢興服  
詩蓮花銜青雀寶粟鉶金蟲爲桂枝相繆一爵九華南都石黛梁書天監中詔  
黨眉鵠留青日記廣東始興縣溪中石墨婦女取以畫眉名畫眉石最發雙蛾古今注  
好畫長眉令作蛾眉警雀髻作燕脂古注紂以紅藍花汁疑燕脂塗之偏開兩齧曹植洛神賦齧輔承作桃花妝偏開兩齧權注齧笑齧權煩也亦有嶺上  
僊童分丸魏帝顏脩內傳喬順二子師事仙人於霞谷服飛龍藥一丸千年不饑故魏文帝詩曰西山一何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  
饑亦不食與我一丸藥光耀有五色服藥兩三日身輕生腰中寶鳳授麻軒轅漢書律麻志黃帝使冷綸羽翼之鳴其雄鳴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圓漢書注鳳鳥氏爲麻正軒轅黃帝受河圖作甲子歲紀甲寅日紀  
甲子金星與婺女爭華麝月共嫦娥競爽詩妝罷王

憇治恩柔香濃  
骨豔飄飄平恐  
留難捨捨不住矣

金星出晉杜預曰婺女爲己嫁之女織女爲處女梁簡文帝詩約黃能效月裁金巧作星張正見點歌行射月日黃星屬屬鉢之名蓋自孫吳鄧夫人也王充論衡羿請不死藥於西王母羿妻嫦娥竊以奔月史記注婺女四星天少府也主布帛裁製嫁娶驚鶯治袖時飄韓掾之香北堂書鈔袁宏賦云舞迴鸞充辟以爲掾充女於青瑣中見壽悅之與之通充見女盛自拂拭又聞壽有異香之氣是外國所貢一著人衣厯月不歇充疑壽與女通取左右婢考問之婢以狀言充祕之以女妻壽飛燕長裾宜結陳王之佩西京雜記趙飛燕立爲皇后其弟台德上遺織成裙陳思王植洛神賦願誠素玉佩以要之雖非圖畫入甘泉而不分夫人少而早卒武帝憐憫焉圖畫其形於甘泉宮言異神仙戲陽臺而無別宋玉高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畫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

自五陵豪族至  
此總爲能麗如  
容一語極意形

之去而醉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岨日

真可謂傾

爲

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

真

可謂傾

爲

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

真

可謂傾

國傾城

漢李延年歌傾城復無對無雙者也

古詩爲焦仲卿

妻作精妙加以天情

一作開朗逸思彫華妙解文章

書刀五枚琉璃筆一枝翡翠筆牀無時離手

陸雲與兄平原書常

案行並視曹公器物

尤工詩賦琉璃硯匣終日隨身

漢末一筆之匣綴

藝文類聚傳玄日

琉璃筆一枝翡翠筆牀無時離手

以隋珠文以翡翠樹萱錄染簡文製筆牀以四管爲

一牀

東宮舊事皇太子初拜給漆筆四枝銅博山

筆牀

潤甘露晝晞陽靈染武帝

一幅

清文滿匣非惟芍藥之花

傳

統妻芍藥花頌

睡

未詳

九日登高時有緣情之作萬年公主非無誄

累

德之辭

魏文帝與鍾繇九日送菊書九爲陽數而日

月竝應俗嘉其名以爲宜於長久故以享宴

高會陸機文賦詩緣情而綺靡晉書武帝左貴嬪諱芬思之妹也少好學善綴文名亞於思常作菊花頌曰英英麗質稟氣靈和春茂翠葉秋耀金華華及帝女萬年公主薨帝痛悼不已詔芬爲誄其侍麗也如彼其才情也如此既而椒房一作宛轉漢官儀

居殿曰椒房以椒和泥塗壁故名溫

柘館陰岑

漢書班婕妤

暖而香辟除惡氣又取蕃實之義好賦痛陽祿與柘館兮仍襯稼而離災

柯三輔黃圖柘觀在上林苑

絳鶴劍

總江表鵠篇晨啟銅蠡畫靜未詳按孟子以追蠡漢趙

追鐘鈕也鈕磨齧處深矣蠡欲絕之貌也三星未夕不事懷哀

詩孽彼小星三五在東

又抱五日猶賒誰能理曲

初學記漢律吏五一休沐言休息以洗沐

爰與裯也

周易乘詩當戶理清曲

詩五日爲期優游少託

古逸詩孔子去魯歌占蓋優哉游哉聊以卒

歲

寂莫多閒

漢揚雄傳京師爲之

語

曰雖寂漠自投間厭長樂之疎鐘

漢官

作夢之幽靈

儀帝祖母利長信宮帝母稱長樂宮皇勞中宮。一作

后稱

長秋宮

三輔

黃圖鐘室

在長樂中

勞中宮

官中

之緩箭

司馬彪續漢書曰孔壺爲漏浮箭爲

刻下漏數

以考中星

昏明生焉

輕身無

力怯南陽

之擣衣

庾仲雍荊州記移歸縣有屈原宅

女媭廟擣衣石猶存

古詩閨中

有一婦擣

衣寄遠人

生長深宮

笑扶風之織錦

城榮緒晉書竇

錦爲迴文詩寄

沿循環宛轉以讀之辭甚悽婉

雖

復投壺玉女

神異經東王公與玉女投壺

爲歡盡於

百驍

一作矯西京雜記郭舍人善投壺以竹

箭

未詳按晉胡貴嬪傳貴嬪諱芳奮之女也武帝

嘗與樗蒲爭矢遂傷上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心

博齊

楚詞曰琨蔽象

某有六博王逸注云投

賞窮於六箸

六箸行六

某故云六博

鮑宏博經用十

二某六某白

六某黑所

擲頭謂之瓊

瓊有五采刻爲

一畫者謂之墨

刻爲兩畫者

謂之白

刻爲三畫者謂

之黑一邊不刻者五塞之間謂之五塞聲國策蘇秦說秦王曰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鬪雞走狗六博賭鞠說文博作博局戲也六著十二棋烏胄所作無怡神於暇景惟屬意於

新詩可得代彼萱蘇微蠲愁疾。

魏王朗與魏太子書萱草忘憂累蘇釋勞

無以加也但往世名篇當今巧製分諸

一作封麟閣

三輔黃圖麒麟閣

蕭何建以藏祕書散在鴻都

後漢蔡邕傳邕對曰鴻都篇賦之文可且消息以示惟憂鴻都門學士和不藉

一作務

連篇一作章無由披

元年置鴻都門學士然脂暝寫

魏志劉馥傳夜然脂照城外樹提伽經庶人然脂諸侯然賓天子然

覽於是然脂暝寫

一作選錄豔歌凡爲十卷曾無參

擗筆

弄墨

一作晨書撰

一作錄豔歌凡爲十卷曾無參

於雅頌亦靡濫於風人涇渭之間若斯而已

三秦記涇水出

開頭山至高陵縣而入渭與渭水合流三百里清濁不相雜

於是麗以金箱

一本作繩

醉金迷解事  
助映唐人惟王  
才安有此雕竹

北史齊衡陽王鉤嘗手裝之寶軸隔牛弘集請開獻  
自細書五經置巾箱中裝之寶軸書表劉裕平姚收  
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

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

三臺妙迹一作龍仲蠻屈宣和書譜皇象字休明廣陵人官侍中

工八分篆草世以書聖稱以比龍蠖蟄啟仲盤復行

五色花牋河北膠東之紙

鄴中記石虎詔書以五色紙著鳳皇口中令銜之飛

下端門桓玄僞事詔命平淮作青女皎皎當窗牖娥娥仍定魯魚之文抱朴子書字之紅粉妝纖纖出素手仍定魯魚之文謂有寫魯爲魚寫帝辟惡生香魚篆典略芸臺香辟紙爲虎辟惡生香魚蠹故藏書臺稱芸臺聊防羽陵之蠹穆天子傳仲秋甲戌天子東靈飛六甲高擅玉函漢武內傳帝受西王母真形六甲靈飛十二事帝盛以黃金匣封以白玉函鴻烈仙方長

夢僊入骨

當令西子南威  
漱几奉席安得  
青琴絳樹拂卷  
物相

推丹枕

博物志劉德治淮南王獄得枕中鴻寶祕書及子向咸而奇之信黃白之術可成謂神仙

之道可致按鴻烈

至如青牛帳裏

大特祠是大梓牛

解今淮南子是神也今俗畫餘曲未終朱鳥窗前

博物志王母降於九華殿王母索七

桃以五枚與帝母食二枚時東方朔竊從殿南廊朱

鳥牖中窺母母謂帝曰此窺牖小兒常三來監我挑

新妝已竟方當開茲縹帙

後漢楊厚傳厚祖父春諱子統曰吾繡表中有先祖

縹囊布裹書函中皆有香囊

說文縹帛青白色又

帙書一作紺繩簡編劉向別錄孫子書以殺青

衣也散此紺繩簡編以漂絲繩通作條說文扁

緒也急就篇注永對貺於書

漢書董仲舒傳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

長循環於纖手豈如鄧學春秋儒者之功難習

按後漢書明德馬皇后好讀春秋

太傅禹之孫也六歲能史書諸兄每讀經傳輒不意

和熹鄧皇后諱綏

難問自入宮掖從曹大家受經傳夜則誦讀而忘其謬誤選諸儒等詣東觀讌校傳記又詔中官近臣於東觀受讀經傳以教授宮人左右習誦朝夕濟濟漢書竇皇后累帝母也好黃帝老子之言帝及諸竇不得不讀老子皆遵其術晉灼曰道家言治丹砂令變化可鑄爲黃金固勝西蜀豪家託情窮於魯殿爲車騎將軍車服飲食皆侈靡侍婢數十能爲聲樂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東儲甲觀流詠止於洞簫漢成帝紀元帝在太子宮生甲觀畫堂爲世孫嬪皇孫漢王褒傳元帝爲太子常嘉襯洞簫頌令後宮貴人變彼諸姬詩變彼諸姬聊與之謀齊不以棄也猗與彤管詩靜女其變麗矣晉陶潛戒子書見賢思齊不宜忽略以棄也也香爐玉篇曰爐盛香器也

六朝文絜箋注卷八終